

中国有三宝(1)

长城、兵马俑和汉字

20 世纪 80 年代，中国大陆开放旅游。外来旅游者抱着到“外空”去旅游的好奇心，来到中国大陆看看这地球上的“外空”。有几位外国科学家结伴而来，邀请我的朋友一位北京的科学家做伴。外国科学家说：中国有“三宝”：长城、兵马俑和汉字。“长城”是伟大建设能力的象征。“兵马俑”是伟大组织能力的象征。“汉字”是伟大文化传统的象征。伟大的中国是“长城、兵马俑和汉字之国”。

事后，我的朋友对我说：外国人来看中国，不是来看我们的“现代化”，而是来看我们的“古代化”。他们的“歌颂”，从“现代化”来看，要另作头脑清醒的理解。我的朋友指出：

“长城”（外国人叫它“大墙”）是“封闭”的象征。“长城之国”就是“封闭之国”。古代的中国，不但在北边有人造的砖石长城，在西边还有天然的高山长城，在东边还有天然的海岸长城，在南边还有天然的丛林长城。不但整个中国围在“大墙”之中，每一座房屋、每一个衙门、每一所学校，没有不是四面被高高的围墙围住的。有形的围墙以外，更多无形的围墙，围住了思想。

“兵马俑”是秦始皇专制暴政的形象化展览。中国的历史学家向来都把“秦始皇”作为“暴君”的代名词。“兵马俑”是“穷兵黩武、鱼肉人民”的见证。从艺术看，这是珍品。从历史看，这是暴政的遗迹。

在“三宝”之中，“汉字”是惟一有积极意义的一宝。但是，汉字是古代文明的结晶，不是现代文明的利器。

我的朋友说：文明古国的“现代化”是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。“封闭”要改为“开放”，开放要开放竞争和开放思想。“专制”要改为“民主”，民主要废除政治特权和经济垄断。“教育”要摆脱“教条”，既要摆脱古代教条，又要摆脱现代教条。这等于说，要拆除长城，打破兵马俑，否定汉字的神秘性。

听了 he 这一番话，我“闭目深思”者久之！

长城是封闭的象征

事物都有明暗两面。“三宝”的光明面，大家知道；“三宝”的阴暗面，有待认清。

从地缘政治来看，中国是一个天然的“封闭帝国”。古代没有轮船和飞机，“天马”是和平时期的汽车，战争时期的坦克。东面的海洋、西面的高山、南面的丛林，都是难于逾越的天堑。可是北面的沙漠不难骑马越过。“北筑长城”，弥补了沙漠的封闭漏洞，使中国“固若金汤”。灿烂的“华夏文化”，在这个封闭的暖房里安全地培育成长，蔚为大观。这要感谢以“长城”为象征的“封闭系统”。

“封闭”产生“安全”，“安全”产生“懈怠”。当塞北民族秣马厉兵的时候，关内皇朝一派歌舞升平。塞北民族一次又一次越过长城，破关而入。北京在一千年间是“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”五个朝代的首都，其中四个朝代属于塞北入侵的民族。“长城”不能抵御关外的入侵，却能解除关内的戒备，北京是一再的历史见证。

“封闭”产生“自满”，“自满”产生“落后”。我们以“四大发明”而自豪，想不到“四大发明”的真正受惠者是西方帝国主义。“指南针”改进了轮船的航海术，“火药”提高了大炮的杀伤力，轮船和大炮使中国的“海岸长城”变成敞开的大门。当“乾嘉盛世”陶醉于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时候，西方积极地进行工业革命，使中国从此由先进变为落后。

这个封闭系统远离西欧，被称为“远东”。英法先侵吞非洲、中东和南亚，然后进一步向东侵吞中国。他们一路上消化大片大片的殖民地，这需要很多时间。到达“远东”，还没有来得及吞下整个中国，而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到尾声了。远东和西方之间的遥远距离，给中国换来了时间，幸免于像印度那样成为“全殖民地”，而成了一个“半殖民地”。

西方历史学家说，古代有七个“文化摇篮”，六个（苏末、埃及、米诺、希梯、米那、印度河）都在从地中海到印度河的“西方”，只有一个（华夏）在黄河流域的遥远“东方”。西方六个文化摇篮，彼此距离较近，不难相互吞并，一个个被历史浪潮消灭了。惟有“华夏文化”是独自孤立发展起来的，虽然也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，只发生了补充作用，没有动摇华夏的根本。地处遥远而封闭的东方，地广人众，难于被人一口鲸吞，居然“巍然独存”。可是交流不多、竞争很少，两千年来蹒跚前进，发展迟缓，还没有赶上工业化，已经到了“科技战争”的信息化新时代。在这个新时代中，我们还能继续依靠“封闭惯性”来生活吗？

秦始皇模式

“兵马俑”的发现，是考古史上的惊人大事，它使华夏文化“扬威”于原子弹的世界。提倡“星球大战”的美国总统里根，来到雄赳赳、气昂昂的“兵马俑”前面，竟显得十分渺小，好像是被解除了武装的“冷战失败者”！

秦始皇吞并六国，不仅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皇朝，还树立了一个“千古师表”的残暴独裁制度：“秦始皇模式”。“兵马俑”形象地、无误地告诉大家：“秦始皇模式”是“军国主义”。一个皇帝，百万军人，千万奴隶，这就是“秦始皇模式”。兵马俑“活着”的时候，在并吞六国的不断战争中，杀人之多、残暴之甚，罄竹难书。仅仅在“攻赵”的一次战役中就“斩首十万”。“西涉流沙、南尽北户、东有东海、北过大夏”，所到之处血流成河！

秦始皇首创最严密的“保密制度”，把自己跟臣民众庶彻底隔开。宫中的信息漏到外面，查不出泄密的人，就把左右全部杀掉。宁可错杀一千，不使漏网一个。鱼肉人民的帝王必然害怕人民，死了也离不开“兵马俑”的庞大保安队。

“兵马俑”告诉我们，秦始皇“马上得天下，马上治天下”。知识分子对他无用。“焚书坑儒”，是后世“文字狱”、“语言狱”的先河。“以吏为师”，废除了孔孟传下的教育制度。官吏成为传达皇帝命令和灌输教条的传声筒，任务就是实行“愚民政策”。

从秦陵一角看到的宏伟，可以想见“阿房宫”的百倍豪华。这“宏伟”和“豪华”，全是奴隶的血肉堆成。

从七雄混战到四海统一，中国历史在动乱的阵痛中前进。废分封、设郡县，车同轨、书同文，是帝国统治的政绩。老百姓受不了的是：年年徭役、岁岁抓丁，“繁刑严诛，吏治刻深，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”。人人“不敢言而敢怒”。终于，民不聊生，揭竿而起，胡亥三年而死，子婴四十六日而亡。“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数计，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”，成为历史笑话。深睡在地宫里的秦始皇，可能还在做梦，以为今天的统治者就是“传之无穷”的他的子孙呢！

唐章碣《焚书坑》诗云：“竹帛烟销帝业虚，关河空锁祖龙居；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”“知识无用论”证明统治有用。

我的朋友建议，给每一位“兵马俑”的参观者赠送一份《秦始皇本纪》和《阿房宫赋》。

想做文化英雄吗？

这几位外国科学家走在北京的街道上，看到一路都是天书似的汉字招牌，觉得进入了一个神话世界，其味无穷！他们都不识汉字，从在北京留学的外国学生那里听到，汉字数以万计，是世界上最难但是最美的文字，谁能攻破这一关，谁就是“文化英雄”。我的朋友开玩笑地问他们：“你们想做文化英雄吗？”他们大笑说：“不敢作此妄想！”